

## 百味书斋 李美皆

## “不解释”的强大



王国猛作品《江山犹是》。资料图

王国猛的散文实证了散文的真髓：浓缩的都是精华。他的写作无疑是认真且自觉的：平静表达个人省思，既不抒情，也不愤怒，更不博眼球，他就是“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”地面对自己，面对众生，认真看见，认真想到，认真写出。

王国猛的《江山犹是》不乏融汇古今的人世洞察。《磨难》以《西游记》为例，辩证地看待“磨难”与“故事”：磨难在经历的时候是磨难，经历过就是故事。更进一步延伸到经历战争的枪林弹雨的人：走不出来，便遭遇了事故；走出来了，便带着一身的故事。人的遭逢与际遇，不正简单如斯吗？只是难得有此等顿悟。王国猛对于历史的探寻，意在觅得自我精神的源头活水，是“六经注我”与“我注六经”的自然融合，是光明流丽的不露声色，是“回归真我”的无形禅示。《抱团取暖》写道：“我早已习惯了思想上的独来独往，穿梭于历史的长河，徘徊于无人的旷野，寂寞寒夜中我足以自我温暖……因为心中始终绽放着光明，身上从未曾断过暖流，雨雪霏霏的日子对我来说，等闲而过罢了，哪里用得着抱团取暖，靠别人的一丝热量，维系自己浩荡的人生。”如此低调的傲然，颇具古君子之风；绝不希求现实与世俗的认可，乃是自由的至境，是大象无形的超脱。

《存乎一心》尤能见出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和清风明月一般的坦荡。文章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如果注定是一只青蛙，我宁愿待在井底。”通常，井底之蛙是一种贬义，王国猛为什么要反其意而标识自己呢？“一孔之天虽小，于我已足矣。且在井水深处，独自放声，高低起伏由我，不必左顾右盼，惶惑难安。鸣之嘹亮暗哑，亦无须在意，反正都是孤芳自赏。兴之所至，纵横水面，雀跃井壁。意兴阑珊时，便卧于水草中，静思遐想，在不知不觉中入眠。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，风物有多少？不得而知，亦无意得知，我知道，只要跃出井沿，天空会陡然辽阔，自己却会瞬间渺小，在陌生的空间，找不到熟悉的水草，难免会怅然若失，与其在繁华的世界惴惴不安，不如在寂静的天地一念不起。”这种自足与恬然，令人对于“井底之蛙”简直要生出羡慕了。这绝非小农意识中的自足，也非心灵鸡汤式的恬然，而是对于自我认知的清醒与人生追求的适可而止。“当然，如果身具鲲鹏的潜质，我一定会奋力飞向天空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展翅翱翔。”所以，“是鹰击长空还是蛰伏井底，取决于对自身的价值判断。”“宏大或微小，显扬或幽隐，各有各的妙处，一切皆存乎一心。”如果不是人到中年世情阅遍，很难具备如此“存乎一心”的醒觉。该文的辞采表达，又深得骈俪之美与大赋之妙，令人击节赞叹。

王国猛的散文，不仅视通万里动静得宜，且与自己的日常声息直接相关，是

从现实省察中生长出来的思想种子。《朋友》写道：“对于那些一次性的朋友，要像对待一次性口罩之类的物品一样，坚决断绝来往。对待有些阶段性的朋友，要像对待陈旧旧败物品一样，懂得随时置换更新。经过不断地调整检测优化，一直陪伴共同前行的朋友可能会越来越少，但一定会越来越精。”这些话，说出了我久已有之而从未言表的某种感受或感悟。它们不仅富有智慧含量，对于读者也是一种正中下怀的代偿性表达。

在一个知识付费的时代，王国猛中年如茶的人生智慧散文着实可贵；乐而读之，即是智慧付费，只不过这个“费”是指时间，且是超值的。

《解释》一文开篇便说：“有一种强大大叫不解释。”这绝对是一个高度浓缩了人生智慧的金句。■

## 市井烟火 孙令辉

## 三亚有条“巴黎街”



三亚“巴黎街”的小吃。资料图

在三亚市中心有一条老街，本地人戏称它为“巴黎街”。

这条街原叫“北黎街”，“北黎”和“巴黎”一字之差，本地方言的“北”和“巴”都读“ba”，造成音混。其实，它与“巴黎”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尽管这条街如今已改名为“群众街”，但人们叫习惯了，仍称它“巴黎街”，顺溜，亲切，有一种呼唤家人的感觉。这条街连同它的过往，深深地镌刻在三亚人的心坎上。

“巴黎街”是有故事的。背井离乡的苦涩岁月，日渐红火的市井生活，百年老街与时代一路前行，不断蜕变。走进“巴黎街”，熙攘的人群，升腾的烟火，喧嚣的市声，一幅闹市街头百姓的日常生活画面便映入眼帘，渐次展开。

据“巴黎街”的老人说，清末时这里已经成街了。因港、盐、渔成市，三亚极盛一时，独占琼南。陈铭枢《海南岛志》载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三亚以盐业和渔业最盛，市内店铺有400余家，贩运盐庄13家。商贸往来，人流恒聚，其中就有一批从东方北黎、儋州、临高等地的民众，他们为逃避饥荒，或躲避战乱迁徙而来，起先散居在三亚港旧码头附近，后来迁至今三亚市第二中学与新凤街之间的一块沙地上，搭寮为家，形成一个外来群体。这个群体因东方北黎地区的人最多，便有了“北黎街”的称呼，后又演化为“巴黎街”。

三亚闹市周边不乏移民村落，如南边海厝家棚、儋州村、四更园、西瓜村、海坡村、汕头村等，但它们都叫村，唯独“巴黎街”叫街。村和街当然是有区别的，街深入闹市，而村往往在市郊。住在“巴黎街”的人群，起初都是在老码头卖苦力的青壮男子，以装卸货物谋生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他们平时挥汗如雨，省吃俭用，等到手里积攒了一点余钱，生活开始有些着落，有人或回老家接来一家老小，或在三亚结婚生子，昔日的荒沙地从此炊烟袅袅，人气旺盛。天要下雨，人要吃饭，生活要继续，可是，码头又不接纳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要想活路，必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家里的老人和妇女就寻思着做一些

力所能及的小买卖，以补贴家用，于是，许多家人的门前便出现了小百货、小五金、小食店，硬生生地把一条沙土路整成一条街，卖与买，苦与乐，在货物的交换和情感的交流中，释放出生活的一丝甜意，让众人悟到定居三亚的力量和冲动。

不只是街坊邻居，熟悉了解三亚的人都讲，“巴黎街”一直在变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变化更快、更大。从过去的一条街，到如今的文明路、爱群巷、交通巷、天山巷等9条街巷，辖区范围扩大，居民人口猛增，街巷环境美化，沿街高楼林立，商铺遍布，购物广场、电脑城、宾馆酒店、歌舞厅、居民小区鳞次栉比，一条“巴黎街”，一个综合大社区，15分钟生活圈，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起居需求。

有外人说，把这里叫“巴黎街”是哗众取宠，其实，这里攫住人心的不是地名，而是满街的美食，半城的人间烟火色。

“巴黎街”的美食，占据着三亚的一席之地。在这里，每一条街巷都不长，有的甚至才几十米，但店铺连着店铺，尤以食店居多。深藏在街巷的食店，经营的皆为各家拿手好菜、传统小吃，从早餐到夜宵，从街头吃到街尾，24小时都能有美食新发现，吃上一天都不会重样，妥妥地暖心暖胃，满心欢喜。

因着对美食的执念，就有了数次在“巴黎街”的探秘体验。有一家食店，经营本地小吃，种类十分齐全，光“饽”就有好几种口味，外糯内香，甚是好吃。还有清补凉、鸡屎藤、虾饼、黑豆饭……走进小店，本地特色小吃一网打尽。

别看“胖姐炸炸”门面小，每天却是门庭若市。一口油锅，一辆小推车，一双长筷子，一位胖乎乎的老板娘，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各色食材置于小车上，怎么搭配全凭自己喜好。选好之后，丢入油锅里，伴着噼里啪啦的油炸声，食物炸熟，然后浇上秘制的甜咸辣汁，特别适合喜欢尝鲜、重口味的年轻人群。

走着走着，一股烤鸭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原来是一家以烤鸭为招牌菜的食店，到店里用餐的，皆是奔着他家的烤鸭而来。鸭子烤熟了，香飘整条街。每到饭点，店里全爆满。新鲜出炉的烤鸭倒挂架钩上，鸭油滴落，香气弥漫。切斩出来的肉块，焦黄的皮连带香脆的肉，皮肉之间明显感觉到有水分，皮薄肉厚，口感弹牙，再配上秘制酱料，大快朵颐。

如果吃得还不过瘾，那就到电脑城后面的解放路小吃城，这里汇集山南海北的特色小吃，粗略算有50余家铺面，百余品种，什么哈尔滨饺子酱骨、东北烧烤冷面、重庆酸菜鱼、广西螺蛳粉、长沙臭豆腐、湛江生蚝、万州烤鱼、泰龙凤爪、扬州炒饭、现捞卤味、多味卷饼……真是眼花缭乱，食欲大开。而且，价格实惠，分量实在。

灯火阑珊处，不夜“巴黎街”。每当夜幕降临，“巴黎街”就迎来新的不眠之夜，别样的浪漫。■

## 季候物语 肖若洋

## 郑州的冬

郑州的冬天和海口的冬天毕竟不一样，飞机尚未落地，便已感到刺骨的寒意。从舷窗望下去，是白茫茫的鹅毛裹挟着通明灯火，不是冬的萧瑟，反而是热闹的繁华。有人在机上早早备好羽绒服，提前为跨数十纬度的旅行做了准备。此时我仅有上机前向空姐要的一张毛毯，裹着孑立的躯体，打了个冷战。这次回郑州，是我离开几年后第一次归乡，也不知故乡有何变化。

出舱门，坐的是摆渡车。雪花在天上伴着月色摇曳，大家或多或少都顶上了几片雪白。我在交通工具间一阵忙活，背着寒风，总算在这个叫老家的地方稳住了脚。进了宾馆，冲了个热水澡，解了疲惫，蜷缩的手才得以舒开。屋外灯火冲到墙上，惹得时钟又紫又绿，针头已然指向深夜。听着窗外偶然的数次车鸣声，我突然想出去走走，和这片土地谈谈心。

周围没什么人，只有路灯映照着零散的雪，从高处飘向地面，终归变成了一摊水。我按照记忆，裹着不算厚的羽绒服，轻轻地向前走去。

很久很久，隐约间有些恍惚，这里是郑州，我出生在这里，生活了十余年，再回来却已不是记忆中的郑州。像是《时间简史》里的那个实验，我就是离地面很高很高的时钟，与地面在不同的时间里各自奔跑着。转了几圈而已，萦绕心头的包子铺搬走了，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不见了。住过的房子，也早已卖出，成了他人的容身之所。站在曾经的家门口，我感觉自己像个过客，熟悉而又陌生。脚下的每一块砖，似乎我都见过，曾经摔倒在地的痕迹，至今还谱在脸上，挥之不去。再往前走，是我的小学。保安室早已熄灯，学校的大门也紧锁着，像是在驱逐我，告诉我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地方。隐约间，琅琅读书声飘入了耳朵：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……”这是我很熟的一首古诗。书上的插图，是一个老人形影相吊地站在路旁。不承想，我居然也成了那位老人，站在故乡，凝望故乡。

天变得更冷了，空气似乎都开始结霜。我想回酒店，一摸手机，居然关机了。本来电量就不是很多，天又冷，这手机瞬间变成了一块普通的板砖。四周我虽然熟悉，但对酒店的位置并不熟，如今走了些许长的路，是再也不想起来该往哪走。我只好随便选了个方向，瞎踏步，希望能寻到给手机充电的地方。

雪又落了好几层，在白茫茫的世界中行走很久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家面馆，河南烩面馆。老板坐在店门口，穿着胖胖的军大衣，正吸烟。吐出一口白茫茫的烟后，猛然瞧见我了。

“呀，兄弟，大冬天的多冷啊，进来坐坐，喝口热汤。”

像在大水中遇到了一根浮木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抬起脚就往店里走。老板把烟掐了推开门，带着我进屋。屋里亮着灯，很暖和。

“老板，我身上没带钱……”

“没事儿。”他已经端着一碗羊汤出来了，还冒着热气。“一碗汤而已，先喝下暖暖身子，瞧你冻得脸都青了。”

汤是浓的，飘着几片香菜，一股香味扑面而来。喝下去，热气从心头涌上胸腔。一口气将汤喝了大半，转头找老板致谢。他笑了笑，不以为意。问了路，告诉我所住的酒店离这不远，约莫走个十分钟就可以回去。

离了店铺，一股暖意自心头向四肢散发，雪依然很大，但没那么冷了。我知道，我所寻的那个故乡依旧在这儿，没离开，没改变。一年四季，都是那么暖和，那么有爱。■



莫奈关于冬天的画作《喜鹊》。资料图